

王艾村 编著

柔石年谱

黄源题



柔石

(1902—1931)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野
封面设计：老艾

ISBN7-5621-1044-1/G·718

定价：11.00元

柔石年譜

王艾村 編著

中國近現代史資料會集

王艾村 收
1999.12.17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481.6/02

责任编辑:石 野

封面设计:老 艾

柔石年谱

王艾村 编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108 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1-1044-1/G·718

定价:11.00元



作者简介：

王艾村 浙江宁海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曾遭受极左路线的惨重迫害，落实政策后在县文化、文物、文联等部门任职，并参加省历史、文学、秋瑾研究、鲁迅研究等学会，有关于秋瑾、陈树人、柔石、潘天寿等数十万字的学术研究论著发表和出版。

忆昔雨尔为鸟儿题记——

这不是乐章，只不过是音符



柔石烈士像



◀ 宁海柔石故居



▶ 柔石在浙一师求学时期



宁海柔石中学的柔石雕像



▲在宁海中学



▲在浙一师求学时自制音乐讲义的封面



▲左联成立大会旧址



与两个学生的合影

肉腐骸肥田。
幸未至行刑的初夜之先
就要以明日就清朗明開這
暗裏：
刺心亡不棄！
破音也不棄！
只鎖絲綢的小小兒
遠挑絲綢的兩、
暗裏：
皮力不離絲

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九日

柔石 1925 年诗作《战》手迹

目 录

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使柔石研究走上新台阶 ——序王艾村《柔石年谱》	黄 源
文直事核，辨伪存真 ——王艾村编著《柔石年谱》序	陈漱渝
柔石年谱	王艾村
附录 柔石若干史事辨识	王艾村
后记	王艾村

摆脱“左”的思想束缚 使柔石研究走上新台阶

序王艾村《柔石年谱》

黄 缘

柔石，是1931年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荒场上的我党24名优秀革命战士之一。其中与柔石一道同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有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等5人，世称左联五烈士。

柔石被害之时，鲁迅正在上海一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避难，得闻噩耗，彻夜不寐，十分悲愤地写下了“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极为悲壮且又战斗力很强的诗句。接着，他还让冯雪峰冒白色恐怖的淫威，秘密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鲁迅那《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最先即发表在这个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烈士牺牲两周年时，为了对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难以忘却的纪念，鲁迅更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发表在《现代》杂志上。他那一系列著名的纪念文章，既热忱歌颂烈士们的英勇业绩，有力地揭露国民党黑暗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开创了后人纪念、介绍、研究烈士史事的先河。

我和柔石未曾会面，他的好友冯雪峰、魏金枝、楼适夷、林淡秋等也是我的知友。鲁迅与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于1928年6月创刊，柔石在10月11日一卷五、六两期上首先发表

了他的小说《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在第十期（1929年4月）又发表他的《盗船中》（独幕剧），在第二卷第四期（1929年8月20日）发表了他译的奥国 Hermann Bahr 的《他底美丽的妻》（小说），在1929年12月20日出版的《奔流》的最后一期（二卷五期），柔石译了丹麦的 J. V. Jenoen 的《失去的森林》（小说）和丹麦的 Jeppe Aakjaer 的《稗麦田边》（诗）。《奔流》是鲁迅自己编的，郁达夫作为主编之一，不参加编务，只负责供给稿件。柔石与《奔流》只是投稿的关系。同时，鲁迅在1928年11月创办“朝花社”，12月6日创刊《朝花》周刊。柔石成为鲁迅办朝花社的得力助手，鲁迅自己的主要精力仍在编《奔流》。

关于创办朝花社的目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得很清楚：“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这里的“我们”，就包括柔石在内。柔石在共出20期的《朝花》周刊中，发表了小说、诗歌、杂记和译文计12篇。在共出11期的《朝花旬刊》中，发表了10篇。如此之外，并以全副精力投入刊物的编辑工作，正如鲁迅所说“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都由他一力承担。

我是在柔石牺牲后，于1934年7月为鲁迅创办《译文》月刊，建立“译文社”，做着柔石帮鲁迅办“朝花社”、编《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类似的工作，只是在《译文》我没有象他那样发表作品。鲁迅对后辈柔石大力扶植的深情厚意，我也身同感受。《译文》实际上也是循着《朝花》这条线，在反文化“围剿”严重时期的新发展。

前面说过，办“朝花社”的目的，鲁迅说得很清楚，那么办“译文社”又是怎样说的呢？鲁迅在《译文》前记中说：“读者诸君，你们也许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点空功夫，偶然读点外国作品，偶然翻译了起来，偶然碰在一起，谈得高兴，偶然想在这杂志年里来添加一点热闹，终于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几个同志，找得了承印的书店，于是就产生了这本小小的《译文》。”这里一连用了六个“偶然”，体现了鲁迅的斗争策略，等于对反动当局说：“译文社”不是什么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文化“围剿”的阵地。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理解，而是今天的新的领会。

实质上，可以说我是继承柔石为鲁迅服务的。我把柔石视为可敬的前辈。但柔石不仅是个文学家，首先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实很值得我们纪念、学习和研究。为此，人们很自然会产生个详细了解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轨迹，他的整个光辉的一生的愿望和要求。自鲁迅之后，柔石的战友魏金枝、林谈秋，以及乡友王育和等人，他们凭各自在生活中与柔石的实际接触，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阶段，都努力为我们作了回忆和记述，贡献很大。可是由于烈士牺牲的当年，是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隐蔽在“地下”，对烈士的家世、生平，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既无现成档案可资查核，更不可能对之进行周详的调查和考证，加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必然渐次模糊，所记难免有所不确，后人据以引用，甚或加以推理和演绎，往往就不知不觉陷入有悖历史真实的境地。因此，编写一部比较全面、准确的柔石年谱，该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工程。宁海王艾村同志，就为我们作出了这么件好事。

王艾村，不仅由于他同是柔石家乡宁海城关人，更以他自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参加革命的思想感情，和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对柔石烈士，可谓情有独钟。他既关心国内外柔石研究的现状，又悉心在当地调查有关材料，勤于思考研究。曾发表过《大革命时期在宁海的柔石》和《柔石与浙江宁海中学》等颇具影响的学术文章。目下，一部《柔石传》正在撰写中，而这部《柔石年谱》，原是他为撰写《柔石传》所作的一个前期基础工程。

我年老体弱，在医院病房里慢慢地把这部年谱仔细读完。感到王艾村同志的功夫确实精细周到，劳动量也真不少。谱中罗列其所见对柔石生平史事叙述错讹应予以纠正的，继《鲁迅全集》之后，竟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中国革命史辞典》等多部辞书，《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专著，和多种颇具学术性的报刊杂志，以及国外友人的文章，总计共达30余种之多。相信可能尚有未经其涉猎的，客观存在还不止此数。仅此一点，即可征此年谱单独出版之价值。谱中所阐明的柔石与宁海中学、宁海中学与亭旁农民暴动、柔石与农民暴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有关柔石生平的重大环节，也是过去人们最说不清楚、使人难以理解的问题。王艾村以他立足当地的有利条件，在调查研究中抓住大革命时期宁海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斗争这把钥匙，打开了这座迷宫之门，揭开了曾使人们一度扑朔迷离的笼纱，展现出当年柔石所处的实际环境——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和他在这个典型环境中的思想行动，地位与作用。帮助我们对柔石的研究，不致是简单孤立地而是能联系时代的大背景来实事求是地予以考察、理解。我们要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既不要如有些人所曾作